

清詩話



一瓢詩話自序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雞與飛蟲相亂，雜沓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又小鳥鬪春，閒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澹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橫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清淨耳根，始爲我有。于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及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據己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爲一集。錄竟，讀之如噉虀羹，寸寸各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橫空老鶴一聲長唳，一瓢薛雪書于掃葉莊。

一瓢詩話

河津薛 雪生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趨家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于漢魏六朝。浸廣于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蠅。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

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

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

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天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王右軍以書法立極，非文辭名世。蘭亭之集，名流畢至，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右軍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品類之感慨，而極于死生，則右軍之胸襟何如。昭明文選不收此序，蘇東坡以小兒強作解事斥之，亦屬快心。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三百篇楚騷，浸淫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矣。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警一欬，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莫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學者當頭一棒。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蓋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諺云。歪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作詩家數不必盡一。但求合律。便可造進。譬如作樂。八音迭奏。原各就其所發以成之。聖人聞之。三月忘味。何也。知其所以然。始可與言詩矣。觀周樂一篇。是作詩指南。進學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學者當于此體會。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聱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直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于時。視此何異。

杜少陵李青蓮。雙峰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作詩能不隸事。而渾厚老到。方是實學。若搨摭故實。翻騰舊句。或故尋

僻奧以炫醜博乍可潛形牛渚終遭溫嶠然犀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威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
不去纖響惟務雕績僅同百衲琴斲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
講解切不可穿鑿博會議論切不可欵刻好奇未能灼見不妨闕疑如
竹坡老人駁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末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
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此語已
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烟是覺不醒
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

杜樊川示阿宣詩云一子呶呶喧相門宣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閒
風月曾有佳兒屬杜筠杜筠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
筠有佳兒牧之贊歎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杜
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
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
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汚

蟻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杜詩雨拋金鑲甲。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引解太鑿。周少隱非之極是。而自解則云甲拋于雨。爲金所鎖。槍臥于苔。爲綠所沈。夫槍爲苔埋。爲綠所沈。猶可。若甲拋于雨。爲金所鎖。荒謬甚矣。鎖子甲。綠沈槍。原是将之物。浣花所用現成器名。何必扭捏。總之不諳武備。自呈敗缺。又且造語不精。故云不破萬卷書。不行萬里程。讀不得杜詩。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換握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閒黃梁。爲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并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握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閒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換卻禿字。聞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尙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邪。

讀書先要具眼。然後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爲率俗。纖弱爲工緻。悠揚宛轉爲淺薄。忠厚懇惻爲麤鄙。奇怪險僻爲博雅。佶屈荒誕爲高

古纔是學者。

詩不可無爲而作。試看古人好詩。豈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者。必不是好詩。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有一種故實字句。入不得詩者。如稊稗相似。斷宜拔去。方不敗苗。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卻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詠歎丰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耳。

對仗之法。古人讀書多。用法備。常有不似對而實對者。淺言之。如尋常對七十之類。又有兩字對一字者。頗多。不可不自理會。動云刊誤。惟杜浣花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之句。疑來字與人字流傳易訛。恐是問知來客姓。苦無善本爲證。

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于高遠處則茫然不會。于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前對子。若余早行所作。朝暾迷海角。殘月掛春城。又不知遭如何指摘也。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尙欠主張。況他人乎。

有志學詩。不必定取某人。終日刻畫。只將古人詩游詠久之。動筆便合。書畫亦然。但將法書名畫。終歲把玩。久之。下筆自然超脫。若印定鍾張。板摹董巨。以期名世。愚哉。

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吾師

橫山先生惡此等咬文嚼字。因摘取杜少陵似有可議而實無可議之

句。戲代俗子評駁。摹寫妄人口吻。句句酷肖。令人捧腹。恨不能悉記。聊

述數語。以共欣賞。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子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

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晉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

綱尚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必曰褒姒是殷周與夏無涉。前軍蘇武節。左

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乎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牽橋陂尤杜撰。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囚梁亦固

扃。必曰固扃。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

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

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

必曰函丈。邪可單用。文字邪。抑指稱孔子邪。侍祠慙先露。必曰慙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邪。氣劇屈賈

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為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日驂閣有出。

否。豹搆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豹虎方遘患。登荆門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關邪。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

何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盃邪。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

商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必曰小陸何人邪把文驚小陸若指陸雲何出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邪抱字何出修

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

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杜撰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

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乎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嫌疑陸賈裝

陸賈裝有何嫌疑乎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看詩須知作者所指纔是賈胡辨寶若一味率執已見未免有吠日之

誚一友作秋雨詩首句云雨入秋來密蓋實指其時也有人評之曰起

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聞之不覺失笑曰杜浣花年過半百

不稱意亦覺太率人生不稱意三十四十六十七皆可何獨半百邪

座客無不絕倒

一友與余論詩引朱竹垞王阮亭兩先生云杜詩中老去詩篇渾漫興

是漫興錢虞山改爲漫興余曰先曾祖注杜詩一首今坊閒流傳杜詩

七律薛注者是也係天啟初刻本其中亦是漫興可見虞山箋本以前

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無據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亦非無

見者。改漫與而對深愁。恐無其說。姑互存之。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獮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獮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又如無題四首之四。意云。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婦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歎。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豔作。故公詩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將此意。明告後人。

詩人非雄才閒出。豈能上薄風騷。卽有師承力學。亦不敢揚蹶而進。何期今日闐闐鄙夫。乳臭厮養。手持四聲一本。口哦五言七言。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尙欲不愧不怍。侈言于人。曰近體我薄爲之。作詩庶幾擬古。及觀其所作。比近體不過稍增幾句。不工不緻。不唐不宋之語。尋繹其所擬何人。究無著落。可知擬古二字。尙不得解。而欲擬古詩邪。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得體二字。詩家第一重門限。再越不得。倘然不夢而嚙。不病而呻。豈非大不祥乎。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溫助教。尤宜另炷瓣香。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獨往山人黃遵古與余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觀其作畫。其正處精神。多

在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濃不傷癡。澹不嫌寂。氣運蓬勃而出。一時筆墨都化。微乎微乎。畫之道。詩之道。文之道也。

從來偏嗜。最爲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爲憤激。爲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爲纖巧。爲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閒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變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詘彼也明矣。

曾受韜鈴之法于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于橫山。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真同夢囈。然兵須訓練于平時。詩要冥搜于象外。

一題到手。必觀其如何。是題之面目。如何是題之體段。如何是題之神魂。做得題之神魂搖曳。則題之面目體段。不攻自破矣。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卽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餽釘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

圈圍豈能自見性情。

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纍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毋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真言者無過。聞者足戒。安得不尊爲詩家之大成邪。

運會日移。詩亦隨時而變。其實羲皇一畫。未嘗漸滅。何以有一種人。談唐宋而下。詆若仇讐。以宋詩比擬其作。卽艷然不悅。吾嘗永夜思之。不得其解。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開口便以其人爲標準。他人縱有傑作。必索一癥。以詆之。後生立脚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脊梁。撐開慧眼。舉世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則魔羣妖黨。無所施其伎倆矣。擬古二字。誤盡蒼生。聲調字句。若不一一擬之。何爲擬古。聲調字句。若必一一擬之。則仍是古人之詩。非我之古詩也。輕言擬古。試一思之。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蘊藉造峯極頂事也。今人作平澹詩。乃才短思澀。格卑調啞。無以見長。借之藏拙。如三家村裏兒郎。見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與深沈寡默者。截然兩途。故軒轅彌明云。時于蚯蚓竅。常作蒼蠅聲。若果才力雄厚。筆氣老勁。正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何必喬妝貞靜。縞素迎人。及至春心一般蕩漾。識者見之。畢竟作惡數日。

畫于絹素上觀之。觀畫也。于未到絹素上觀之。作畫也。觀畫易。作畫難。試看余寫此一幅墨蘭。汲水滌硯。洗筆磨墨時。何事非蘭。及至伸紙拂拭。未經落手。蘭在何許。一經下筆。蘭在紙上。閒不容髮。其風晴雨露之態。向背遠近之情。無不一一具在。乃至添荆棘。綴白石。蒼苔紫芝。綠竹

芳草隨意點染。無不相宜。若汲水滌硯時。無此蘭。及至伸紙下筆時。有此蘭。必不得之數也。假饒用盡苦工。極力描寫。不過如今之攢根倒插。接葉小花之派。豈能有宋元之鄭所南。趙吳興。有明之文待詔。陳古白。之流風餘韻邪。作詩之訣。于此推求。思過半矣。

用事全在活潑潑地。其妙俱從比興中流出。一經刻畫評駁。則悶殺才人。喪盡風雅也。故村學究斷不可與談詩。有識量者。得其道。守其道。以俟知者。倘識量未定。爲其所移。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矣。

橫山先生說詩。推杜浣花。韓昌黎。蘇眉山。爲三家鼎立。余謂杜浣花一舉一動。無不是忠君愛國。憫時傷亂之心。雖友朋盃酒閒。未嘗一刻忘之。顛沛不苟。窮約不濫。以稷高自期。公豈妄矜哉。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羣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蘇眉山天才俊逸。瀟灑風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又因其學力宏贍。無入不得。幸有權臣與之齟齬。成就眉山到老。其長詩差可追隨二公。餘則不在語。

言文字閒與之銖寸較量也。

好浮名不如好實學。豈有實學而名不遠者乎。師今人不如師古人。豈有古人而今人能勝之者乎。古人學問深。品量高。心術正。其著作能振一時。垂萬世。今人萬萬不及古人者。卽據一端可見矣。古人愛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長。卽推崇贊歎。不避寒暑。今人則惟恐一人出我之上。媚嫉擠排。不遺餘力。雖有著作。視此心術。天將厭之。尙希垂後乎。余非望人開倡譽之端。實見中懷狹隘者。終爲品量之累。鄭少谷與王子衡初不相識。嘗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其推許神交如此。後鄭死。王感其意。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王阮亭先生詠之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生平王子衡。亦可謂善勸者矣。

有人議論唐人選唐詩不甚佳。余曰。前人畢竟不同。切勿管中窺豹。假如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後人那得知之。若得知之。必不致以氣息都盡者爲大家也。要知清溪幽湖。雖則照人凜冽。實未可與

龍門碣石相比。

前輩論詩。往往有作踐古人處。如以高逵夫岑嘉州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是作踐高岑語也。後人苟能師法高岑。其應酬活套。必不致如近日之惡矣。又謂孟浩然似乎澹遠。無縹緲幽深思致。東坡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于衝口而出。孟開其端。此過信眉山之說。作踐襄陽語也。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衝口而出者所能哉。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于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長慶間。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王鳳洲評李奉禮詩云。奇過則凡。老過則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此四句是赤文綠字。亦可謂微妙法音。

論詩畧分體派。可也。必曰某體某派當學。某體某派不當學。某人某篇

某句爲佳。某人某篇某句爲不佳。此最不心服者也。人之詩猶物之鳴。鶯鳴于春。蛩鳴于秋。必曰鶯聲佳可學。使四季萬物皆作鶯聲。又曰蛩聲佳當學。使四季萬物皆作蛩聲。是因人之偏嗜。而使天地四時皆廢。豈不大怪乎。

楊錢劉晏諸公。何罪于人。乃論詩者。動輒鄙薄西崑。甚至演爲擗搯義山之劇。吾不解也。

有人云。董思白學王子敬不得。因而論書極詆子敬。恨其學不到耳。余曰。此言未必然。董文敏偉人也。豈肯與今日詩文家作俑邪。

有意逞博。翻書抽帙。活剝生吞。搜新炫奇。猶夫生客滿座。高貴接席。爲主人者。虛躬浹洽。有何受用處。不若知己數人。賓主相忘。談經論史。其樂何如邪。又如借本經營。原非已物。終歲紘紘。徒見跼蹐。不若四弓之田。一畝之宮。採山釣水。嘯歌閑閑。卽腰金衣紫。亦不肯與之相易也。

轉韻最難。音節之間。有一定當轉入某韻而不可強者。若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而杜浣花。韓昌黎。竟亦不然。究屬老手。樂府宜被

管絃或數句或四句一轉始覺宛轉有致若七古則一韻爲難苟非筆力扛鼎無不失之板腐要其波瀾層疊變幻縱橫通篇一韻儼若跌換亦惟杜韓二公能之

學詩讀詩學文讀文此古今一定之法余獨以爲不然詩不必在古人詩上文不必在古人文上東坡有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斯言雖淺可以喻諸

將現成救急字眼湊上幾字遂成一句通首拖泥帶水黏成八句謂之律詩近來漫天塞地皆是此輩

作詩與著書一理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道而無其權著之可也接前人未了之緒開後人未啟之端著之可也苟不如是雖汗牛充棟何益哉故秦焚之後至于今日可焚者又十之八九矣詩亦然

風雅頌賦比興詩之經緯也有此經緯乃有體裁爲有體裁則有正變達事情通諷諭謂之風純乎美者謂之正風兼美刺謂之變風述先德迪下情謂之雅專于美者謂之正雅兼美刺謂之變雅用之宗廟享于

神明美盛德告成功。謂之頌。當作者謂之正。不當作者。比于風雅。亦謂之變。如後世有法律曰詩。放情曰歌。流走曰行。兼曰歌行。述事本末曰引。悲鳴如蛩曰吟。通俗曰謠。委曲曰曲。觀此體裁。則知所宗矣。

杜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最爲詩家傳燈衣鉢。大凡詩中好句。左瞻右顧。承前啟後。不突不纖。不橫溢于別句之外。不氣盡于一句之中。是句法也。起須劈空。承宜開拓。一聯蜿蜒。一聯峯崒。景不雷同。事不疏忽。去則辭樓下殿。住則回龍顧祖。意外有餘意味。後有餘味。不落一路和平。自有隨手虛實。是章法也。悟此句法章法。然後讀此二句。益信杜公毫髮字波瀾字。非汎寫。而實是一片婆心。指點後人作詩之法。范德機云。吾平生作詩。彙成讀之。不似古人。卽焚去。余則不然。作詩彙成讀之。覺似古人。卽焚去。

人云。起要平直。戒陡頓。承要從容。戒迫促。轉要變化。戒落魄。合要淵永。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承處必不優柔。轉處不致窘束。合處必不匱竭。此是擔板漢參卻死語。臘日三十日。依舊手忙脚亂。

人之才情各有所近。或正或變。或正變相半。只要合法。隨意所欲。自成一家。如作書。不論晉唐宋元。只要筆筆妥當。便是能書。余故曰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

際文明極盛之運。當教化普被之時。聲律多正。奉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則正變相半。身經喪亂。目擊流離。則純乎變矣。此詩道之運會。不得不然之數。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故曰非痛而呻。乃大不祥。

排比聲韻。較量屬對。以爲工。誇繁鬪縟。綴錦鋪花。以爲麗。驚哄喝喊。叫嘯怒罵。以爲豪。枯澹無神。索寞無味。以爲幽。坐此惡疾。終身不愈。永不能立。李杜之門。安望其能見李杜以前哉。

有人論詩云。詩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澹。曰蒼古。曰沈著痛快。曰優游不迫。以此六者爲體。不知者則將拗筆就體。落荒從事矣。可知此六者。乃詩之氣魄。若無此氣魄。雖有佳篇。亦如廟堂中人耳。

杜浣花云。晚歲漸于詩律細。又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有云。兩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有云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有云一句坐中得。寸心天外來。有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有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欲枯。有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此者不一而足。可見古人作詩不易。何以今人搖筆便成。其一其二其三。連篇累牘。不幾年閒。刻稟問世矣。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真蘊藉。詩重清真。尤要有寄託。無寄託。便是假清真。有寄託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漫言寄託。猶之有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詩有別才之說。乃是別裁二字之誤。不可錯認。

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熱趕名場之人。豈有好詩好文哉。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著作脫手。請教友朋。倘有思維不及。失于檢點處。卽當爲其竄改塗抹。使成完璧。切不可故爲諛美。任其滲漏。貽譏于世。然有一輩。負固不服。反以此而修怨者。亦不可不防。但看平日相與何如耳。大凡今人著作。既經鏤板者。及試草硃卷等類。切不可動筆。倘偶然動筆者。切不可實。

案頭令人見之。

提得筆起。放得筆倒。纔是書家。撇得出去。拗得入來。方爲作者。王右軍字字變換。提得起。放得倒也。杜工部篇篇老成。撇得出。拗得入也。顯而易見者。右軍蘭亭序。工部哀王孫。世人習于聞見。不肯細心體認耳。溫李並稱。就中卻有異同。止如樂府。則玉溪不及太原。餘則太原不逮玉溪遠矣。

易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頓挫之中。盡抑揚反覆之義。行乎所當行。止乎所當止。一波一瀾。各有自然之妙。不爲法轉。亦不爲法縛。

郎梅谿問張蕭亭。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音節亦有分別否。蕭亭曰。語度無異。末語加竹枝柳枝。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余謂亦有不加竹枝柳枝者。何以爲語度無異。音節不分。若果如此。則仍是絕句。何必別其名曰竹枝柳枝邪。要知全在語度音節閒分別。

詩與曲不同。在昔有被管絃者。多合律呂。後人所作。未必盡被管絃。不

過寫志意。通事情。不失平仄已也。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若拘拘于五音清濁。喉牙唇舌之間。有不割蕉加梅。亦幾希矣。○三百篇朱子尚有未詳處。後人何嘗疏得盡。至于詩中音節頓挫。如參背觸。觸則有相背。則非法。只要吟詠既久。自然有兔起鶻落水。到渠成之妙。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慎勿率意雌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蒙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厚道。

王阮亭先生云。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事。直是惡道。乃有竟將本人名號用入。更厭杜浣花亦偶有之。便覺大雅。所以不可及也。

羅江東雲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阮亭先生謂二句最劣。余謂上句是無用之句。果然最劣。下句則宛然佳句也。顧用之何如耳。

排律止可六韻。至十二韻足矣。多至幾十韻。以及百韻。卽是長詩也。不可爲訓。

雜體詩昔亦有之。原屬遊戲。前人有餘力。不妨拈弄。若今人作正體詩。尙未必盡善。何暇及此。

樂府凡用引操等名。皆是琴曲。

格有品格之格。體格之格。體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邁。品高雖被綠叢青笠。如立萬仞之峯。俯視一切。品低卽拖紳搢笏。趨走紅塵。適足以誇耀鄉閭而已。所以品格之格與體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語。

詩有從題中寫出。有從題外寫入。有從虛處實寫。實處虛寫。有從此寫彼。有從彼寫此。有從題前搖曳而來。題後迤邐而去。風雲變幻。不一其態。要將通身解數。踢弄此題。方得如是。

王阮亭先生謂東坡千古一人。惟律詩不可學。終是具眼人語。

詩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領人。偏多于雷同處見長。若舉步換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爲奇。惟其篇篇對峙。段段雙峯。卻又不異而異。同而不同。纔是大本領。真超脫。

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無一毫贅義。學詩不可不熟讀深思。余選全

唐正雅集所以將此二十四則列之于首。

詩之用片言可以明百義。詩之體坐馳可以役萬象。所以杜浣花集古今大成于開寶閒。上薄風騷。下凌屈宋。無有議者。

著作以人品爲先。文章次之。安可將不以人廢言爲藉口。昔人云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其胸次非復人閒機軸。而爲諸臣作勸進表。又不足多矣。陶徵士飲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之致。雖有閑情一賦。何妨托興。

敏捷詩千卷。不過一時推許之辭。如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之類。非直以敏捷爲美事也。若以敏捷爲美。則晚歲漸于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何謂乎。大凡人具敏捷之才。斷不可有敏捷之作。溫太原八义手。而八韻成。致有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苑春。上下情景不相屬。竟是園亭對子。蘇小風姿。迷下蔡。馬卿才調。似臨邛。用事雜沓不倫。且難講解。非以敏捷悞之乎。李青蓮倚馬而萬言可待。未必果然。

罄澄心以凝思。渺衆慮而爲言。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士衡之言也。欲求工到。必藉冥搜。

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不在句之清雅。要見此風難得。令人有身入華胥之想。

古人收韻有極不妥處。如落霞更在夕陽西之類。宋人最多。因其句子單薄。淺人認爲清拔。忘其韻之與本句相戾也。

杜少陵守歲阿戎家。或云阿咸董養性。注作杜位小字。陳聲伯引王宴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以證其非。至東坡詩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聲伯亦謂其以意改耳。非也。阿戎例呼從弟。阿咸例以呼姪。何必拘拘如此。

張裕處士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似指貴妃忤旨被放之事。按貴妃于天寶四載入侍。寧王卒于開元二十九年。是外傳與此詩。俱非實事。不可不辨。

楊鐵崖春日佳句。游絲蜻蜓日款款。野花蛺蝶春紛紛。似祖杜少陵落

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比李玉溪花鬢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其相去何如哉。

平生最愛隨筆納忠觸景垂戒之作。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地溼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游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欲種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一株楊柳一株花。云是官家賣酒家。惟有吾鄉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閒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亦自慚之類。不論唐宋元明中華異域。男子婦人所作。凡似此等。見必手錄。信口閑哦。未嘗忘之。一日大雨中。小兒不倚自掃葉莊。遣人至城。天色未曙。云爲蠶稠葉盡。急不能待。遂爲作札。徧扣友朋。了不可得。乃書一絕示之曰。衝泥覓葉爲蠶忙。到處園林葉盡荒。今日始知蠶食苦。不應空著綺羅裳。並非蹈襲前人。卻指一時實事。

李西涯謂作詩不用閑言助字。自然意象具足。此爲最難。要知五言尙多。七言頗不易。一落村學究對法。便不成詩。陳聲伯舉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爲深秋景物。宛然在目。初不假語助而得。又引自作野航秋水岸。林屋夕陽山。酒盆厓樹影。茶鼎澗松聲。爲比。則覺筆力蕪弱。且有穉氣。余有春日重過玉柱山房詩云。一林蒸朮火。數里焙茶香。較更蒼潤。而不假閑言助字者。

口熟手溜。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李長吉之死。鄭守愚之僧。溫飛卿之平橋。韋端已之夕陽。不一而足。薩天錫之芙蓉。李滄溟之風塵。則又爲後生也。

李奉禮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是陣前實事。千古妙語。王荆公訾之。豈疑其黑雲甲光不相屬邪。儒者不知兵。乃一大患。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讀之令人下淚。但李王孫何致作此語。金雷瑄送李汾詩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酌信陵墳。雖共此機軸。亦自可悲。

某者好大言。一日向余曰。谷音無一篇佳者。余曰。誅求非上意。盜賊本良民。亦在其中邪。惜記不真矣。某者默然。

許彥周謂韓昌黎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可知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所不現。大詩家正不妨如是。

杜詩飯抄雲子白。解作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少陵聞之。噴飯滿案。穎師彈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寫入神。乃以昵昵二語。爲似琵琶聲。則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除卻吟猱綽注。更無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邪。

熟讀李玉溪。可除淺易鄙陋之氣。

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宋人如陸放翁。必是大家。如唐之元白。不可輕議。但元白原自烹鍊而成。其面目。放翁惟欠此一著。

劉公幹詩。昔我從元后。王仲宣詩。一由我聖君。嚴滄浪云。元后聖君。皆

指曹操也。是則一子全無心肝者。當相戒此等詩。斷不可讀。讀之恐壞人心術。

陶詩中問來使一篇。人疑是太白逸詩混入。余謂是後人擬陶者。并不是太白之作。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僮僕且旌旄。行在僅問信。此身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云是杜少陵題避地逸詩。下有公自注云。至德三載丁酉作。今坊本不載。嚴滄浪云。真少陵語也。余謂真不是少陵語。題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語。滄浪之眼易惑。乃爾。獨識得蘭亭春望非景差之句。卓見可嘉。

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梅聖俞最愛之。劉貢父曰。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父亦有此語。

豁達老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壁。主人大怒。訴官杖之。拘使更粉。乃得舍去。聞者哂之。新作題牆。殷鑒不遠。

裴司空以眼錯驚馬贈張水部。水部以詩謝之。有乍離華殿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措辭微婉。旨趣良深。

石曼卿詩。字字有仙氣。無怪其爲芙蓉城主。止如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莫山青。豈是食煙火人所能道者。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

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嘉謀嘉猷
入告爾后

陳

輔之眞讀得杜詩者。楊大年反斥少陵爲村夫子。未必有此言。

范文正淮上遇風雨詩云。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可見正人君子。無處不具此心。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游華山一事。因公詩中形容絕險。肇卽數張其說。反以此詩證公必有其事。可恨可恨。

少陵詩。初升紫塞外。已隱莫雲端。昌黎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一意肅宗。一意順宗。前人善作。後人善看。詩遇善看人。亦一大快事。

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辭深塢。初非宋人能作。母怪東坡一見而心折。

五字詩其點化在一字閒而好惡不同。

好事者往往僞撰杜少陵逸詩或謂得于石刻或謂得于民間敗篋中以冀流傳惟巴西聞收京有句云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確是杜句易安危二字。

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有喜其工有詆其俗東坡小詞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態度。

東坡作詩頌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相涉又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普天下詩人當于言下領會勿便下得轉語去。

好詩好文自是吾人分內之事如居官之廉潔婦人之貞節爲人子之孝友一一皆分內之事何必矜誇以形人短。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作者得于心覽者會其意此是詩家半夜傳衣語不必舉某人某句爲證。

魏野詩絕無緊要。又無氣魄。有何好處。一時稱許殆徧。以致真宗誤聽。遣使召之。任其閉戶踰垣而遁。遂成野老之名。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閉戶踰垣。待列國諸侯。猶爲已甚。况待一統之主乎。卒後。又贈以著作郎。詔免子孫租稅科役。眞異數也。

司馬溫公稱陳堯佐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爲佳。余謂小巧而已。花叢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將何如。落句云。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何等氣魄。何等忠憤。當令普天下鬚眉一時俛首。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此佳句也。王平甫尙謂其牙人語量四至。教人如何作詩。

黃涪翁不識杜詩。故開豫章之派。若東坡學杜不成。不失爲工。陳後山謂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俱是千古名論。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雖是矯枉過正語。亦是救病良藥。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又是和盤托出也。

有就此處說者。有就彼處說者。皆比興之流也。如裴說寄邊衣詩曰。愁
捻金鍼。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就此處說者也。余有秋夜縫衣詩曰。
料得比來消瘦去。謹依原樣不加寬。是就彼處說者也。

欲知杜詩大義。先準張表臣讀杜一則。畧有端倪矣。其曰。余讀杜詩云。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
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
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
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
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
此。及云。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靨。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
侈麗也。至讀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劔。社稷一戎衣。則又
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
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殮。我心殊未諧。人生無

家於。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堂
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
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
于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莫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邪。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邪。有
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余所以稚齒服膺。華
顛未至也。

篇中鍊句句。句中鍊字。鍊得篇中之意。工到則氣韻清高。深渺格律雅健。
雄豪無所不有。能事畢矣。

岑嘉州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正謂闕事甚多。不能覩縷上陳。託此
微詞。後人不察其心。至有以奸諛目之。亦屬恨事。

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煎熬太苦。幾無生趣。坡翁白
有所感。乃贊其妙。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由此浸淫。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其妙處無從下得著語。非陶靖節能賦之實。

此身心與天游耳。坡公云：非古之耦耕不能道，非余之世農不能識。正道不著也。

坡公稱魯直詩文，如蝸蟬江瑤柱，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伸是

紉。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杜少陵以錦襪傳人，人自不能承當。

長篇定有解數。古詩亦然。故有一韻重押，或三押者，不礙。學者不可不知。

某生者，素不修邊幅，曾經作書讓之。中有良辰美景，把卷爲游，妙舞清歌，微吟以代。此僕之實事也。賢亦如是乎？自謂此語頗有致。後見黃涪翁云：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造語更精。

詠史以不著議論爲工。詠物以託物寄興爲上。一經刻畫，遂落蹊徑。

賈長江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只堪自愛，柳河東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恨少人知。

山谷本以麤怪險僻爲法門。故林際春申君以爲佳也。而馬齷枯其喧
午夢。尤覺駭人。

坡公在獄。有以其詠檜詩逢迎神宗曰。根到九泉無處曲。世閒惟有螫
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螫龍。有不臣之意。
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章子厚又從旁解
之。得無恙。設非神宗光明正大。鮮不受其害。而章子厚卻能爲文星解
厄。可謂平生一善。

東坡才勝文與可。與可識過蘇東坡。

杜浣花鍊字蘊藉。用事天然。若不經意。粗心讀之。了不可得。所以獨超
千古。餘子皆如燒青接綠矣。

山谷荷葉裹鹽同趁虛。明明是柳子厚青箬裹鹽歸崗客。綠荷包飯趁
虛人之句。未免餽釘之醜。王右丞漠漠水田飛白鷺。則又化腐爲奇。前
後相去。何啻天淵。

元遺山笑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浪

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瞿佑極力致辨。余戲詠云。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鬟玉臂也堪師。

無武備不是文人。王荆公有馬劣甚。咆哮踉蹌。人不可近。蔡天啓在座云。馭之無術。以致驕騰至此。捲袖而起。躍身直上。不假轡鞚。剗馳數十里而回。荆公心服。有詩贈之。其與張文潛論韓柳詩。則又深入堂奧。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詩囚二字。新極趣極。昌黎每每推許東野。恐其好處。後人不識。

義無比興。言睽世教。飢烏夜啼。山鬼晝嘯。普天下人詩文稿序跋。無出此右。可稱十六字金。

澹中藏美麗。虛處著工夫。方虛谷語也。似乎識得詩中甘苦。何以瀛奎律髓不甚妥當。

讀書不在記。記是村學裏兒童怕打法。臨帖不在多。多是抄帖過日子生活。

三衢葉敬君云。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濬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

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窮盡十三經。不足以閱詩之作用。今人作詩。于前數書。皆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與村兒讀千家詩何異。千古快論。

李西涯說詩極正。謂律可涉古。古不可涉律。是也。自敘律中涉古句云。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固佳。而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則拙矣。琴有正調外調。調者。調也。五音不可少紊。苟于指法輕重疾徐之間。宮中雜角。徵中帶羽。便非純音。不獨聽者不覺。彈者亦不自知。廣陵散後。此響遂絕。所以子期死而伯牙不復鼓琴。有旨哉。作詩何獨不然。今人但知于勾剔抹挑吟揉綽注間求之。必無純調。

古歌辭語短意長。有一句兩句者。含意何止十韻百韻。後世作者。愈長愈淺。麓堂題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柢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以畫法通詩法。論古之作者也。余爲友人寫蘭。止數葉一花一蕊而已。覺渠不甚愜意。因題幀首云。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減。怕多筆墨惱春風。亦以畫法通詩法。

論今之作者也。

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高青邱氣脈未漓。所以獨步明初。爲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三公之冠。學詩者從此入去。亦是正路。猶夫學陶詩。須自韋柳入。學杜詩。當從玉溪入。

唐釋齊己作風騷旨格。六詩。六義。十體。十勢。二十式。四十門。六斷。三格。皆繫以詩。不減司空表聖。獨是十勢。立名最惡。宛然少林棍譜。暇日當爲易去。乃妙。

文貴清真。詩貴平澹。若誤認疏淺爲清真。何怪以拙易爲平澹。傷千古文士之心。破四海詩人之頰。惟此爲最。

老杜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花柳自無私。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虛閣自松聲之類。下一自字。便覺其寄身離亂。感時傷事之情。掬出紙上。不獨此也。凡字經老杜筆底。各有妙處。若止自字。則李義山青樓自管絃。秋池不自冷。不識寒郊自轉蓬之類。未始非無窮感慨之情。所以直登老杜之堂。亦有由矣。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弗尖。稗官野史。盡作雅音。馬勃牛溲。盡收藥籠。執畫戟莫敢當前。張空拳猶堪轉戰。如是作法。方不愧老成。

一韻幾押。重字疊出。意複辭犯。失黏借起。雖古人亦往往有之。恐是失檢點處。吾人且避之。

論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論宋人切不可分南北。未知近律。勿問古詩。詩學未到。莫望樂府。其餘雜體。一切掃卻。纔是風雅正人。至于詩餘曲調。僅可酒酣耳熱時。拈付歌童舞女。作樽前片刻新聲。

四平頭四實四虛前後輕重蜂腰鶴膝。詩中之蠱病。極易犯而極不宜犯。

發端斷不可草率。對仗切不可齊整。要知草率發端。下無聲勢。齊整對仗。定少氣魄。

屬思久之。詩思漸集。又當淘汰盡情。然後鍊成一首。自無可議。如戚南塘選軍于編伍時。著眼挑剔。然後嚴其紀律。信其賞罰。練其膽藝。訓其

進退何有不動如雷電。止若山岳者哉。

少年輩酷愛情詞豔體。蓋未諳詩道故也。張伯起有詩云。而今老去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亦是引人入道語。一少年索余畫。因題其上云。悲歌回首舊同游。老大空餘兩鬢秋。酒語詩情和別恨。一時多向筆端收。其少年漫不加省。

鬯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鬱人詩必悽怨。磊落人詩必悲壯。豪邁人詩必不羈。清修人詩必峻潔。謹勅人詩必嚴整。猥鄙人詩必委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

寒山詩本無佳者。而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閒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江進之極賞之。以爲是唐調。余謂長歌短舞。緊緊作對。已屬不佳。而未必長如此五字。氣盡語漓。害殺芙蓉不耐寒之句。

詩有一句足者。有兩句足者。亦有一氣貫注者。與不知詩者吟看。每令

人急殺愁讀雌霓。真有其事。

今人詩彙必首先樂府。次古詩長詩。擬古詠史。五七律。五七絕。歌行銘頌。無一不有。冠以大老之序。名手所書。何其穢也。人各有能有不能。豈可強作。以體備爲榮。試觀一彙之中。可是篇篇佳句。體體傳作。

分題拈韻。詩家之厄也。題與詩必須相配。纔有好詩。看此題宜作何體。然後據體構思。庶幾當行。一遭牽合。未免捉襟露肘。

爲人要事事妥當。作字要筆筆安頓。詩文要通體穩稱。乃爲老到。止就詩論。寧使下句襯上句。不可使上句勝下句。然上下句悉敵。纔是天然。工到如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風捲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陣圖東聚夔江石。邊柝西縣雪嶺松之類。則又不可力爭者也。

宋人喜以現成語虛字眼鍊入詩用。致來後人生硬麤鄙。陵夷風雅之議。

王荆公好將前人詩竄點字句爲己詩。亦有竟勝前人原作者。在荆公

則可吾輩則不可。

賀黃公極贊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以爲苦思激成快響。殊不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其苦思妙響。尤得風人之旨。

樊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妙絕千古。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苟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兵。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賴。正是詩人調笑妙語。許彥周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此老專一說夢。不禁齒冷。

閨朝隱詠貓詩。風雅罪人。宋之問浣紗篇。鶯花禪悅。鍾伯敬議論。好肉剜瘡。譚友夏評隲。缺口咬虱。姚辱庵批李奉禮。矮人觀場。劉會孟訾杜工部。蜀犬吠日。

從來談詩。必摘古人佳句爲證。最是小見。

詩有通首貫看者。不可拘泥一偏。如柳河東嶺南郊行。一首之中。瘴江

黃茆海邊象跡蛟涎射工颯母重見疊出豈復成詩殊不知第七句云從此憂來非一事以見謫居之所如是種種非復人境遂不覺其重見疊出反若必應如此之重見疊出者也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似議非議有論無論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傑作自然壓倒元白

許丁卯思正氣清詩中君子但苦聲調低啞有之在當時韋端已杜牧之皆有詩推許可證楊誠齋詆其淺陋竟似道聽塗說不曾親讀此公詩者其凌歊臺詩一本湘潭雲盡莫煙出大謬咸陽城西門晚眺詩悠揚細膩之至并低啞二字亦非定評况詆其爲淺陋乎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借處士以形長安諸公借長安諸公以形當時世事雖只平平八句卻用無限躊躇絕非使酒罵座者可比

薛陶臣開元後樂三四寫全盛之時五六接寫既衰之後則舊樂斷腸更爲貼切一結又微詞可念草草讀之不覺漢武宮詞則又通體含諷韋壽博書齋有人讀之墮淚夜宴觀妓一首竟不成詩

韓致堯中秋禁直望宮闕于九霄聽絃歌于五夜欲使主上親賢遠佞而不可得展轉不寐隱約可念寄湖南從事詩中情境竟可與屈大夫把臂。

王摩詰學佛不得已也如敕賜百官櫻桃當時賦詩紀恩者不一獨摩詰三四兩句人所忽而不言者而獨言之是天理人心之砥柱不是他人一味鋪張盛事誇耀君恩而已。

盧仝劉叉教外別傳曹堯賓聲調最響病馬諸作極有意旨才人不遇應共低徊。

宋邕游仙詩製題極惡詩則頗有佳句破綻處亦不少天上人閒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與李玉溪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閒總不知一箇分明在一箇兩渺茫一樣靈心兩般妙筆。

蘇黃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爲柳州則易使柳州開拓而爲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可學才氣不可學也。

韋蘇州韻高氣靜。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以氣味觀之。蘇州不及右丞。何異管中窺豹。○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况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

曾絃論陶詩。形夭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一時岑晁之徒。皆爲稱善。二老堂詩話。以靖節十三篇。篇指一事辨之。謂此章專指精衛。何預刑天。竹坡襲其說爲己意。更爲脫誤。其說甚快。惜不能記憶。

崔灝筆力宏大。賈島詩骨清峭。

趙承祐除倚樓之外。儘多佳句。于此偶然得名。

崔禮山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與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同一妙理。

李楚望寄懷秦處士。常聞郡邑山多秀。更說官僚眼盡青。寫盡爲處士者。外君子。內小人。一團齷齪。欺世盜名。不意今日。其風特甚。

薛太拙平生極誇已詩。及讀其全集。亦不見得。

劉蘊靈人謂其調苦。如渭水故都。香消南國之句。正復不然。長洲懷古。用清猿人議其背題。不知楚爲吳破。正可借以形喻。秋夕山齋卽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是因半夜風聲。從山齋中想到江光搖動。滿山寒葉。恍惚雨勢驟來。秋日寓懷。旅塗誰見客青眼。故國幾多人白頭。是無人垂青于我。乃疑天下人。誰曾見人青眼。自羞鬢髮星星。乃憶故園親友多少白頭。活現落魄人自歎自樂光景。

盧允言衰顏重喜歸鄉國。是自幸語。身賤多慚問姓名。是世共語。估客晝眠知浪靜。是看他得意語。舟人夜語覺潮生。是惟我獨醒語。余因向老無成。最怕人問尊庚幾何。同此可憐。

曹夢徵長于鍊字。如郭裏殘潮蕩月回。約開蓮葉上蘭舟之類。

三羅齊名。隱爲最。虬次之。鄴斯下矣。

李從一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高青邱閬門一帶垂楊柳。綠到臯橋不見人。于此脫胎。如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覺

烘染太過。

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而恃才縱筆處。亦不少。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牆。豈特人稱小杜已哉。

吳子華廢宅詩。晚唐絕唱。

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義山亦不及。學者不于溫李。二公詩悉心體會。未見其能成詠。何以歷李杜之藩翰邪。惟長詩則溫不迨李。李有收束法。凡長篇必作一小束。然後再收。如山川跌換之勢。溫則一束便住。難免有急龍急脈之嫌。律詩之妙。略舉一二便見。陪河中節度游河亭詩。寫得節度何等風光。詩人何等牢落。以極牢落之客。陪極風光之主。是何等局面。曲曲寫來。何等彼此。真令人無奈。過陳琳墓一起。漢唐之遠。知心之邇。千古同懷。何曾少隔。三四神魂互接。爾我無閒。乃胡馬向風而立。越燕對日而嬉。惺惺相惜。無可告語。春日偶成。

讀之不覺淚下沾襟。寄岳州李員外。細膩風光。贈知音。直刺入未成名人心裏。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邊上正屯戍已。山中坐守庚申。此時豈吾輩忘籌國希長生之時哉。身閒如雲。心熱如火。舉世滔滔。誰其知我。豈不可歎。

李文山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脫盡晚唐蹊徑。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已同日而語。李山甫寒食詩。眞畫出清明二月天也。就此一斑。可窺全豹。公子家二首。尤爲絕倫。讀之令人想到伶倫吹裂孤生竹。侍臣最有相如渴。當關莫報侵晨客等詩。不覺淚潄潄沾袖矣。

唐茂業有時極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師賈島。故臭味不殊。李求古贈寫御容李長史一篇。法律井井。不減開寶時人。

王幼仲長篇小律。俱有妙處。不可以宮詞樂府。拘定其聲價。

譚用之最多杜撰句法。硬用事實。偶有不杜撰。不硬用處。便佳。

司空表聖。學行俱高。不可思議。于詩品二十四則。及居王官谷。寇亦不

敢入其境見之。

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享不朽之名。崔珣以鴛鴦得名。而哭義山之作。亦是九原知己。

杜少陵詩。止可讀。不可解。何也。公詩如溟渤。無流不納。如日月。無幽不燭。如大圓鏡。無物不現。如何可解。小而言之。如陰符道德。兵家讀之爲兵。道家讀之爲道。治天下國家者。讀之爲政。無往不可。所以解之者。不下數百餘家。總無全璧。楊誠齋云。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余謂讀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將通之。不落言詮。自明妙理。何必斷斷然論今道古邪。

米南宮論書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踏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獐獠小解事。僅趨平澹如盲醫。可憐智永研空白。去本一步呈千婁。二王以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貴。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今日與諸君論詩。亦是有口能談手不隨。若以余爲能如其言。正未必然。

一瓢詩話跋

一瓢先生善岐黃之術。與同時葉香巖齊名。素不相能。而每見葉製方。未嘗不擊節稱善。乾隆丙辰開鴻博之科。先生亦與試焉。其所著詩名曰吾以吾集。大抵得力于浣花翁者居多。是編自抒心得。痛鍼俗病。凡所指斥。皆能洞中窳窳。非好爲叫囂者比。先生于詩亦可謂三折肱矣。

壬寅秋日吳江沈懋識